

李太白全集

冊二



李太白文集卷之二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濟 魯本較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蹉跎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  
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  
秋旻我志在刪述垂繆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  
筆於獲麟鄭玄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

詩大序關雎麟趾詩也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謂之戰

國韻會榛木叢生貌班固答賓戲于四是七雄虓鬪  
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于而四五陶潛詩分  
裂君匪從流逮狂秦昭明太子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履  
傷壹鬱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  
既之容騷人之懷靡憇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  
涒鄰推而大之至于無垠謂無畔岸也建安漢末  
年號于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焉詩體一變世  
記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下逮梁陳隋氏靡  
麗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聖代謂  
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玄詩我  
皇敘羣才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王彪之  
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王珪詩高祖起豐沛乘運以  
躡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爾雅秋爲吳天巡註  
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梁簡文帝探蓮曲千春誰  
與樂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旣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  
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  
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  
固所以爲終也○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  
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  
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于國風終春秋之世不  
復能振戰國迭興之聲日遠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  
於前司馬揚雄激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遂闋詞家之  
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其頽波疏導其下流使

夸尚綺靡摛章繪句競爲新奇雄健之氣由此  
至于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爾  
以自任乎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白蓋爾  
自漢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  
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  
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  
不足珍以上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  
第二句意其說極爲明了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  
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  
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  
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斯  
自明其素志數○榛音近  
神壤音銀綺音起旻音民

##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逐淪沒  
蟠蛻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淮南子精神訓月中又有蟾  
說林訓月照天下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日蝕  
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日蝕

子昂稍稍侵虧月如蟲食草木葉也  
 已朝凝沈徑期詩玉流含吹動金魄度  
 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死魄望日之月謂之生魄  
 巴虹出日旁后妃按蟠螭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蟠  
 純者名爲虹琦後漢書凡日旁氣色白而  
 懈見西方日所在西則蟠螭見東方與日旁之氣  
 均有虹之名而實則判然二物也太白以日旁之氣  
 東蕃入在北斗北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  
 呼爲蟠螭不無混稱晉書紫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成禮記註大明日也廣韻夷  
 居也主命主度也鄭康初學記註大明日謂之兩曜漢  
 書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子  
 長主有力量取子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得立爲太  
 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上女愈  
 貴后十餘年而無子聞于夫得幸幾死者數后失道相連  
 主有武力取子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子  
 楚夫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上女愈  
 及誅者三百餘人使有司賜皇策曰皇后失道相連  
 辭桂蠹不知所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不楚  
 斟于巫祝不可所以承天命巫蠱書成帝時歌謡曰桂樹花不楚  
 實交論尹班陶于永夕○新唐書玄宗皇帝爲皇后的失序惑連  
 同州下邦清人梁冀預州大刺史先神天念之元年裔立  
 聘爲妃將難預州大計史先神天念之元年裔立  
 絶交論尹班陶于永夕○新唐書玄宗皇帝爲皇后劉峻廣  
 實黄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劉峻廣  
 同州下邦清人梁冀預州大刺史先神天念之元年裔立  
 聘爲妃將難預州大計史先神天念之元年裔立



蝕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  
爲愈是雖比而實賦也

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

蕭本作飛劍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啓

一作雄發英斷圖

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

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

茫然使心一作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

揚波噴雲雷轡驪

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

樓船幾時回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都賦周以盛強也莊子天

興秦以虎視

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

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爲所虜而西

入于秦也左傳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杜預註啓開也

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史記秦始皇二十大年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鏹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宮庭中水經註潼關歷北出東渭通謂之函谷關

石

也遠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容軌以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  
事谷守禦之要樞啓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一統無稽年南登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始皇三十一年上會  
稽祭禦覽伏滔地記曰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首三又云二十八萬戶琅邪山卽古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  
年南登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始皇三十一年上會  
稽祭禦覽伏滔地記曰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首三又云二十八萬戶琅邪山卽古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  
作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  
琅邪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高五尺  
廣里四下周二十五里山巒石爲臺石形爲磚長八尺  
徒刑步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徒刑步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之藥榔又云三十一年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  
之藥榔又云三十一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男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入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  
入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  
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華環海賦魚則橫成山弗見巨鱗插雲鬚鬢刺天顱骨成木  
華環海賦魚則橫成山弗見巨鱗插雲鬚鬢刺天顛骨成木

岳流膏爲淵史記葬始皇  
山及笄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顏師  
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  
血已灰而鰥已鰥而士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作手望  
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回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  
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  
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太平御覽春秋後語  
云宋玉白鳳凰上擊  
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太平御覽春秋後語  
云宋玉白鳳凰上擊  
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  
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御書遊文王之都書  
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徂遠  
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

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鑪中以  
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  
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  
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  
合北流匯爲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  
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  
詩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桓麟西王母傳王母所  
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峴巒之圃閨風之苑  
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  
非麌車羽輪不可到也楊齊賢曰羽駕言乘鸞駕鶴  
騰車言御風乘雲漢武內傳其次藥有九丹金液子  
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  
列子王寔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楚詞  
見韓子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王逸註韓衆仙人  
也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  
皆誦之冬恒不寒○鉛音延飈音標液音亦

##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千一作春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  
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一作自洒忽

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

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

水經註太白山在武功縣

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山于諸山最爲

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

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邈與世相絕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曹植飛龍

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註粲然盛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李

善註啓齒笑也吳越春秋早晏罷切齒銘骨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雲霄下能潛形于川海蒼然念遽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影相吊五情愧

根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

情念之五

##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蟻風生虎鶻心魂逐旌旗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詩願騁代馬倏忽北徂

鳥獸詩士風安所習以比由來有故然非徐禎卿曰代北越山西通南  
必志雁門山有風安所戀以比由來有故然非徐禎卿曰代北越山西通南  
又從大將軍出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而  
廣軍大將軍謂其麾下曰廣失道狀與匈奴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  
將軍之飛青擊匈奴引兵出東道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  
周正色無飾禮通帛爲旃羽爲旗鄭康成註帛謂大赤從  
干首也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  
周禮蓋謂其生於虎衣爲旄冠之上猶之甲冑  
趙靈王以表武士衣驃者勇雉焉太白所謂纏  
趙歲以成虎衣秦施安焉太白所謂纏一死乃  
袴郎將羽林左右皆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纏  
加雙驃尾墨左右爲驃冠五官左右虎貴羽林五  
息後漢書白虎文劍佩刀虎貴武騎皆驃冠紗  
天共軌淮南子甲胄生纏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  
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懷太子註匈奴  
雁門爲最趙李牧漢郅都備邊于此匈奴不敢近塞  
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藉地險也班固燕然山  
山之關凡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  
必志雁門山有風安所戀以比由來有故然非徐禎卿曰代北越山西通南  
山西之關故名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闕陡絕雁欲過者  
雁門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藉地險也班固燕然山  
山西之關故名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闕陡絕雁欲過者  
山西之關故名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闕陡絕雁欲過者

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齒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紺珠將並以將軍爲將小學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  
舉首蕭本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蕭本一作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  
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  
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記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  
曰白玉童言童之顏如玉之白也陳子昂詩馳驅翠  
虹駕伊鬱紫鸞笙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  
謂之飄風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食音餐餐

其八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與諸本不同

卷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犢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枝

一作咸陽二三月百鳥鳴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

花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馳意氣人所仰

一作傾

冶遊

繆本遊冶

方及時子雲不曉

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

歎但爲此輩嗤

謝尚紅漢書大道曲青陽二三月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

董偃始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射

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

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

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

偃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謂

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則上知計出于足

下則安枕而臥者無慘怛之憂偃入言之主主立奏

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

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蔽膝道入坐

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

李太白全集卷二

再贊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  
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衣冠上當是時  
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縉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將  
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楊修答臨淄侯牋吾家子雲老不曉事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  
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侍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  
成都人孝成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  
起家至二千石時雄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  
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  
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  
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寢自投閣爰清淨  
作符命古詩但爲後世嗤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橫  
而以子雲自况所謂緣幘必有所指○嗤音鵠

其九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那一作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  
陵侯富貴故一本作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莊周子昔者爲

則蝴蝶相  
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不知蝴蝶與周也。俄然覺  
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  
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王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或曰美矣。故布衣種瓜青門外。瓜時人謂之東陵瓜。

##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  
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  
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魯仲連見  
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  
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覩居此圍城之中者皆  
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  
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見